

1997

恩平文史

第二十八期



恩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目 录

回顾《恩平解放初三年》的撰述和出版

——为《恩平文史》创刊十周年面作……郑鼎诺（1）

解放初的金融……郑克陈（14）

恩平江洲支前站忆述……吴新友（22）

关于击落国民党B—17“815”号侦察机

后事处理情况的回忆……张才波（27）

癸未五十年祭

——民国卅二年恩平大饥荒的惨状……李鹏荣（33）

纪念广阳支队成立45周年……郑锦波（44）

碧血洒竹乡 万世永留芳

——记张青同志英勇不屈的革命事迹……（45）

恩平县第一个受省教育厅表扬的教学班……周思瑜（47）

我县几宗严重的耕牛中毒事故纪实……杨瑜华（49）

增城挂绿荔枝移种龙门村逾百年……吴春荣（55）

恩平治水办电三十年（续上期）……余尧熙 冯达宁

张炎操 吴华英（57）

恩城基督教会的复兴与教堂的重建……潘天祚（72）

横陂的礼拜堂……莫天荣（77）

祝秀侠事略……（79）

寄语后来人 莫忘前辈苦……梁焕章（81）

三读《吴有广诗词集》题记……余凤鸣（85）

狗年咏狗……余凤鸣（87）

读《恩平解放初三年》有感……黄子彬（88）

读《恩平解放初三年》……谭葆英（88）

读《恩平解放初三年》有感……岑荔丹（89）

敬诺叔……郑朝春（89）

（11）……

……

（12）……

（13）……

（14）……

（15）……

回顾《恩平解放初三年》的撰述和出版

——为《恩平文史》创刊十周年志庆而作

郑鼎诺

(一) 为了对后人负责，我们一定要把恩平解放初三年这段历史记录好

随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彻底覆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新中国的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的新的历史时期。

古语云：“盛世修史”。八十年代起，我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县都普遍建立和加强了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并开展工作。

恩平的党史征集研究工作，解放前那部份，于1986年基本完成，接着便转入解放后的部份。为此，县党史办曾多次要我写解放初三年，即从全县解放到土地改革完成这段历史进行回忆并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参考研究。历史作为一代代人共同奋斗的记录，要把一段历史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这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任务。尤其是象恩平解放初三年这段曾经被人大肆歪曲、颠倒了几十年的历史，如今要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恢复真面目，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曾积极参与这段历史活动的一员，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不能不立下决心，不怕困难，首先把有关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并结合查阅档案资料，加以整理，好让人们拿去与那些无稽的谎言空话对照对照，以便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把这段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我坚信，曾经积极参加这段历史活动的众多同志，也有这种历史责任感的，决不会仅是我一个人，而我现在做的这点工作，就作为一个开头吧。否则，我们就欠下后人一笔历史帐。

往事如烟，回忆殊不容易。解放初，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非常时期，工作千头万绪，斗争错综复杂，整理又该从何着手？经过反复酝酿考虑，最后决定了两条：一是抓重点；二是打好基础。

抓重点，就是抓大事，讲大事；小事不讲或少讲，大事要讲透。什么是大事？一、全面建立人民政权；二、彻底肃清国民党蒋帮残余敌特；三、实行土地改革；四、“松仔岭事件”。提纲挈领，这就是恩平解放初三年这段历史必须讲，而且力求讲透的四大问题。

怎样打好基础？充份掌握史实，以个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材料、调查访问有关知情人所得的忆述材料和查阅历史档案的资料，三者相结合，进行去伪存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分析、论述问题，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必要条件。

我居住广州，查阅档案资料和调查访问有关知情人很不方便，只好一边写稿，一边委托在恩城的同志代劳。此外，我也曾两次回恩城查核资料，一次是召开座谈会，重点查核有关剿匪和土改的资料；另一次是到县人民法院等单位专门查

核“松仔岭事件”的档案资料。这样断断续续的修改补充花了大半年时间，才于1988年12月写成那篇约七、八万字的《恩平解放初三年》的初稿。

初稿送交县委党史办审核，很快得到了批准，并交付打印，以便发出征求修改意见。谁知道，结果却是印而不发，束之高阁。还“债”无门，这是始料所未及，也是一时令人难以理解的！当然，世界上从来没有不能理解的东西。

（二）我写《〈□□同志给恩平县委的信〉读后》

1988年12月，原恩平土改期间县委书记□□回恩平参观访问，县委党史办把他们不久前编写的《中共恩平县党组织沿革》和《中共恩平党史大事记》（征求修改意见稿）（以下简称“两本书”）送给□□，请他提供修改意见。□□回广州几天后，给恩平县委写来一封长信，列举“两本书”的内容12大项严重错误，并质问党史办：“只凭郑鼎诺几个不是土改全程的领导人的座谈，就写了这两本书吗？”他声明：关于写什么“恩平党史沿革”“大事记”等问题，“如果要写土改全程的事的话，请勿排除我于外，我是从恩平全面土改开始到分田结束的全程皆在恩平工作的”。另外，他还说：“你们不要急急忙忙搞什么‘党史’，因为中央全国的党史也未问世，你一个县急什么？一个县的党的工作活动，到底是称为‘党史’好呀，或是‘党的组织活动史’、‘党组织活动资料’、‘党组织活动回忆录’？”对于恩平，他认为没有什么‘党史’可写，他说：“我觉得《联共党史》、《中共党史》才是党史呢，一个县一个几百人的短期活动的游击队也称‘党史’么？”

“以上意见，如你县委认为需要市、省委才可以解决

时，请你照按党章代送江门市委、广东省委。”

□□给恩平县委那封信，有的同志看了，一时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但也有不少同志对该信诸多歪曲事实或毫无事实根据的满纸谎言空话，以及那副上攀下压，颐指气使的架势甚为反感。

恩平县委和党史办对□□那封信有无回复或如何回复，我不知道。我认为，党史办编写的“两本书”，其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是难以避免的，何况那还是属于征求修改意见的初稿呢。其实，□□给恩平县委那封信，其中又何尝没有诸多值得提出商榷的问题呢？有的是。后来，出于对党对历史负责，我终于不能不对该信所提与我有关的事和问题，一一加以核查辨证，写了一篇《〈□□同志给恩平县委的信〉读后》（以下简称《读后》）提出六个问题与□□商榷：一、我与“两本书”的编写；二、关于“整顿基层”与“清理旧基层”；三、“如此隆重的葬礼”；四、关于“郑鼎诺地主恶霸集团”；五、关于“郑鼎诺思想”；六、关于田星云制造松仔岭事件其“主流大方向是正确的，”“为恩平土改轰轰烈烈的胜利开展，为实现党中央总路线总政策作出莫大贡献，”建立了“历史功勋。”全文一万多字，详细内容，这里从略。

《读后》谈的六个问题，既是对□□提及与我有关的事和问题的核对和辨证，同时也可作为对《三年》的补充。但可惜，《读后》没有得到公开发表。马克思曾说：“真理是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我们不要掩盖矛盾。当然，我们必须正确区别、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三) “山重水复疑无路，……”

1989年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北戴河举行会议，对开展征编建国后文史资料工作作了专题讨论和决定。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贯彻北戴河会议的决定，进一步拟定了《征集提纲》印发给各市、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便广泛开展征集工作。恩平县政协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除了在县内各有关方面进行发动和组织征集工作外，政协主席郑叠初同志还亲自带领文史科的同志专程到广州，邀请恩平在广州的部份老同志座谈，希望老同志对征集研究建国后史料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并提出《三年》等史稿可交《恩平文史》刊载或作为专辑出版。

“征集无禁区，出版要慎重”，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出版、研究工作的一项原则。《三年》初稿在被搁置了一年长的时间之后，终于1891年1月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征求修改意见的未定稿本”由政协文史委出版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也是始料所未及的。不过，这一次，人们理解，认为事情应该这样办。做文史资料出版工作应该有这份胆识和责任。

(四) 要敢于实事求是，不要假、大、空

《三年》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征求修改意见初稿出版，很快引起各有关方面和同志们的强烈反应。有褒有贬，褒贬分明，异乎寻常。

1992年1月，县政协接到县委转来□□给“恩平县委并报省委”的一封信，对《三年》的出版，大肆指责，其猛烈程度，比之对“两本书”的贬斥，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该信认为：

“第一、由郑鼎诺出版《恩平解放初三年》这本书，对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是无益有害的：……因为郑在解放初三年只做过一年半左右时间的工作（编者按：从1949年10月恩平解放至1952年郑鼎诺同志被拘押时，历时二年半，不是一年半），且又是在犯错误中工作，另外那一年半郑已是在犯错误中受处理和受刑事处理（编者：因松仔岭事件郑被判徒刑）之中，所以郑没有资格大书什么《恩平解放初三年》。……此书由郑来写，这种作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且对于法纪亦是不尊重的。……这本书对我党思想路线、组织原则都会有所损害，散布到全国去，对人民对后代的思想政治的健康是不利的。”

“第二、关于松仔岭案问题……，郑鼎诺不宜念念不忘，叠叠不休（引者注：似应改为“喋喋不休”吧）地发出与结论精神相违背的言论和行动，以不利于党内团结和教育人民。”

“第三、郑这本书基本上对土改是流露不满情绪，……可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土改是个革命，翻天覆地的革命。不满和否定了这些革命精神就会一步步地‘和平演变’，就会跟戈尔巴乔夫所泡制的路走去。”

第四、□□把“两本书”对许广平（鲁迅先生夫人）同志和她率领的中央土改团中南区第五团参加恩平土改的记述不够详细，以及对当时的地委书记张云同志在恩平土改干部会议上作的《反对右倾思想》报告提出意见都作为《三年》的内容，硬划归郑鼎诺的帐，说什么这样做也“不利于党内团结。”

□□最后提议：党委对党史、文史“要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如此等等连篇累牍的假话、大话、空话，甚至疯话，扯起大旗当虎皮，妄图吓唬人。

县委把□□给“恩平县委并报省委”的信转给县政协后，政协领导亲自召集文史科的同志对该信进行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三年》这篇史稿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三亲”材料、调查访问有关知情人并结合查阅档案资料写成的，为什么说他没有资格写，怎么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法纪不尊重？关于“松仔岭事件”问题，1980年省委决定由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组成专案小组，经过复查复议，省委认定是冤假错案，应予平反纠正；人民法院也宣布撤销原判。郑鼎诺、冯汉英、吴朗恢复党籍、政治名誉、政治待遇，家属也受到慰问；因此案株连而被错杀、错判、错处理的也都作了平反。接着，郑又经第七届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等公职。现在□□说他没有资格写这本书，出版这本书是对法纪的不尊重，实际上是不承认1980年省委对“松案”实行平反的决定，仍把他作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专政对象。其实，这才是对法纪不尊重，甚至是目无法纪，连选举法、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都不放在眼内了。再说，□□认为出版《三年》这本书是“无益有害”，“对人民对后代的思想政治健康都不利。”为什么县内外广大读者对《三年》的撰述和出版都表示赞赏？为什么恩平广大离退休干部认为《三年》是一本关于恩平解放初三年的珍贵史料？为什么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我们出版此书（初版）表示欣赏，特电约我们总结经验，写成书面材料，并派代表在海南省召开的中南六省二市文史工作座谈会介绍经验？全省各县仅恩平有此殊荣。据了解，由于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左”的思想一再泛滥及其造成的恶果，不少人至今仍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对记述过去的政治运动的问

题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三年》以大量的“三亲”材料结合查阅档案资料，对“左”的思想及其造成恶果，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揭露批判，所以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恩平政协“敢为天下先”出版此书给予高度评价。

座谈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认真检查和讨论，最后还决定派出文史科的负责同志到广州走访省委党史办和省政协文史办，请他们提供参考意见。

省委党史办和省政协文史办热情地接待了恩平政协文史科的同志，并进行了亲切交谈。事后，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还郑重其事地给恩平政协发来公函，表明态度：“一、征编建国后史料是1989年全国政协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决定的；二、征集建国后史料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着重征集政协委员和所联系各界人士的“三亲”资料；三、征集建国后史料，涉及政治运动及失误史料，基本原则是“征集无禁区，出版要慎重”，撰写史料要求真实具体；四、稿件如有失实之处，应欢迎补充订正；五、如果作者写了如实反映本来面目的史料，他人有异议或提出批评时，征稿单位应根据上述精神作出解释，并保护作者的积极性。”

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上述的五点意见很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史料的征编研究达到“求实存真，实事求是”这一要求，使那些专以“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为能事的人无所施其惯技。

显然，恩平政协出版《三年》也是完全符合上述五点意见的，对□□给《三年》及其作者所提出不同的评价，既认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正反两方面的检查、分析、讨论，还派人走访有关的上级机关进行研究，既积极又慎重，最后才

下定决心，重版此书，并要求文史科要把重版本的编辑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五）重版本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年》的撰写，始终以充分掌握史料、坚持实事求是为根本。此次重版，作者除了补充了好些重要史料之外，编者在正文之后，增加“附录”，选登了一些读者对《三年》（初版本）的评价和介绍作者的文章、诗词，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此外，编者还选辑了一些与本书内容有关的历史照片以及一些历史伟人、名人的语录、警句，分别安排在卷首、各章节末的空白处作为补白，结合新的封面装帧，版面设计，使重版本图文并茂，表里相配，丰富了内容，并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重版本除在上述各方面力求改进与提高外，编者还特请郑锦波同志为重版本写一篇序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重版本上一个新台阶。

郑锦波同志是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前辈，是1938年重建恩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长期负责和指导恩平党组织工作，建国后还是中共粤中地委委员，对恩平革命史的人和事极为熟悉，因此，编者特请他为《三年》重版本写了一篇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好序言。

“序言”着重引用了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视察时批评“左”的思想的谈话。这是要求我们要从党的思想路线斗争的高度，要从“左”的思想的危害性、欺骗性、顽固性等多方面来认识《三年》所揭批的极“左”思想对恩平解放初三年这段历史的歪曲、颠倒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错，这正是撰写、出版《三年》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

其次，他还着重引用《法律咨询》编辑部编的《十年

奇冤录》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重版本序言的结束语。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这对有些同志担心把那些得到平反的冤假错案公之于众，是否会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而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担心和顾虑是不必要的。”中央组织部为了贯彻执行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明确地提出：“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哪一级定的，也不管是什么时期，哪一次运动定的，都要通通甄别平反。”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我们党就是那么的无私无畏，高度对人民负责。显然，这只能提高党的威信，使党的形象更光辉伟大，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我们把平反了的冤假错案公之于众，作为反面教材，这就使广大人民更好地认识和拥护党的正确路线、政策，接受党的教育，使“左”的思想的欺骗性及其种种谬论没有市场。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以“左”的思想为指导而制造的“松仔岭事件”，省委已于1980年作出决定，宣布平反。可是，事隔9年后的1989年1月28日□□给恩平县委写信，仍认为田星云制造“松仔岭事件的主流大方向是正确的，对恩平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的胜利开展，为实现党中央总路线总政策做出莫大贡献，有历史功勋。”又过了三年即1992年，他看了《三年》征求意见的初版本后，又写信给“恩平县委并报省委”，认为郑鼎诺不应该“如此念念不忘，叠叠（喋喋）不休”公开揭露、批判田星云制造的“松仔岭事件”。他说，这是“违反省委的结论精神的言论和行动。”甚至说，这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教育人民，是削弱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可见“左”的思想的欺骗性、顽固性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的头脑中是多么严重和根深蒂固呵！

最后，“序言”表扬恩平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此

次一再出版《三年》，可谓独具胆识。”话语不多，但极为实在，极为可贵。

我们知道，作为一名文史资料研究工作者，必须接受人们对自己提出一个这样的基本要求：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史鉴、资政、育人”作用。但这话说是容易做就难。因为这既要有文化知识才学，更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无私无畏，明辨是非，不屈于权势，敢于秉笔直书的胆识。这就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至为要紧的史德问题。

中国史学界有个优良传统——敬重史德。唐大史学家刘知几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的名作《正气歌》中，对那些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不作曲词，史德高尚的史学家大加赞赏而传诵千古：“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宋史学大家司马光关于史德、史才的关系作了精确的论述。他认为“德，才之帅；才，德之资。”这是说，德为首，才为次，二者互相作用，是辩证的。这些论史名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原理的。清史学大家章学诚说：“史德是著书者之心术也。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也。”恩平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此次对《三年》的出版。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环境，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排除种种干扰、阻挠和威胁，无私无畏，相信群众，不屈于权势，明辨是非，一往无前，这的确是在严峻的考验下充分表现出“独具胆识”这种高尚的史德。但这“独具胆识”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高度表扬，同时又是对我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历史的记录员提出的严肃要求。

编者在“重版后记”说：郑锦波同志这篇序言，“对我们正确地理解《三年》内容及其出版意义，都具有指导性的价值。”这评价是十分正确的。

在广大读者和各有关方面的关怀、鼓励和大力支持下，重版本各方面虽然均有所改进和提高，但难免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有位对广东土改、广东党史深有研究的读者来信，对《三年》作过比较全面的概括评价，现摘录于后：

“前几天收到关中人同志寄来郑鼎诺撰写的《三年》一书，拜读后，获益匪浅。

“该书观点鲜明，很多观点我认为正确的。如对《土改法》、刘少奇的《报告》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强调必须以‘法’、‘报告’的原则精神，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土改的正确与否的准则，以‘法’和‘报告’对照恩平1952年4月以后的全面土改到底搞得怎么样，是‘左’还是正确？文中得出的结论——‘左’了。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对试点阶段的土改认为是偏‘左’，不是偏右，这评价也是正确的。对土改后期‘左’比右好的思想倾向的揭露、批判也是合乎事实的。

“该书在重要原则问题上所持的事实依据是站得住脚的。如恩平党组织的建立、发展、斗争历史是可歌可泣的一曲无产阶级革命的壮歌，土改试点和全面土改的诸多数字依据，驳斥梁超的《调查报告》、张佩道的《总结报告》、张殿康的《总结》、田星云的《调查报告》等所歪曲的事实真象，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该书最可贵的是‘敢’字当头，‘任尔东西南北风’，敢于揭露那些‘自私与贪梦相结合，会孵出许多损害别人的毒蛇’的真面目；敢于不怕泰山压顶，敢于坚持真理，‘既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敢于指名道姓的向现在仍有权势的当时的权贵挑战，这是秉笔直书的前提。

“该书公开的、毫不客气的把被颠倒了几十年的历史重新

颠倒过来，还历史真面目，为正确评价广东三县土改试点、十一县土改先行点和1952年4月以后的土改揭开了序幕，也为叶帅、方方的被错误批判，华南党组织被污蔑、抹黑等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提供了一个榜样，鼓舞了后来者敢于打破禁区，不畏权贵，秉笔直书。

“但该书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田星云及其指使者为何要炮制这一个事件，揭露得还不够深刻，缺乏从全局上实质上进行分析、揭露，有点就事论事，站的层次较低。……”

由于作者的水平所局限，《三年》重版本仍存在不少缺点，上述读者来信所提出的仅是其中之一而已。现将该信摘录，主要是作为“博采众议”，以供参考研究，并借表不胜感谢之忱！

风波历尽，坎坷踏平，《恩平解放初三年》终于重版了！这力量来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尤其是来自广大读者和各有关方面的真诚关怀，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对此，我深刻体会到，人民最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人民对历史的是非曲直的判断最公正，最可靠。“心术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也。”

附 记

《恩平文史》创刊十周年了，我是《恩平文史》广大读者群中的一员，也曾是《恩平文史》这一园地的垦荒队里的普通一兵。我撰写《恩平解放初三年》这篇史稿，有幸得到《恩平文史》编委诸多指导和大力支持，并作为《恩平文史》专辑之一出版。十年来，我通过《恩平文史》从中得到不少教益和锻炼，为此，我仅以《回顾〈恩平解放初三年〉的撰述与出版》这篇小文，作为我对《恩平文史》创刊十周年志庆的一份小小礼物，以表微忱与敬意。（1993.11 恩城）

解放初的金融

郑克陈

光怪陆离的金融市场

1949年10月恩平解放了，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其时各项任务繁重而紧迫，百举待兴。在金融方面，要做的是收回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发行新人民币，当时人民对人民币的信用是有疑虑的，港元、美钞曾一时在市面上取而代之，销售之物品皆以港元为计算单位；亦有不少商户自行以自己的商号擅自发行代用货币在市面上流通；金银贩子，炒买炒卖；奸商起哄，抬高物价，如此光怪陆离现象，市场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组建银行机构

1950年3月，根据上级下达新编制指示：要迅速建立银行机构，用人民币占领金融的流通领域，保护人民财产不受损失，稳定金融，稳定物价，解放全中国。

我县人民银行的建立是由郑坤同志负责组织筹备的。调入人员有郑日皓、郑克陈、张任吾，由县外调入旧银行职员有陈涤亚、张卫予、杨叔问，并从恩平中学调入工友一人，共7人，于1950年3月16日在恩城中山西路40号（旧米铺改建）挂牌开业。